

◇张 帅

## 鼓点里的故乡年轮

33年的岁月里,和政秧歌如同正月里不会缺席的暖阳,照过我懵懂的童年,也映着如今而立之年的我的身影,更暖了我渐渐长大的孩子好奇的眼神。

记不清看过多少场锣鼓喧天的汇演,只记得那些刻在乡俗里的规矩,像老辈人传承的密码,藏着故乡最鲜活的记忆——城关秧歌的“闹十三”是全城狂欢,新庄乡的南乡秧歌却从不上城,只在田间地头守着一方烟火,这泾渭分明的习俗,早就印在了我跟着父亲看秧歌的童年里,如今又悄悄种进了我孩子的心里。

小时候跟着父亲看秧歌,最常去的是和政县城关镇张家庄村行政村的场子。父亲总说,张家庄村秧歌中的太平鼓队是秧歌的一绝,那震天的鼓声才是城关秧歌的魂。

也正是那时,我听父亲讲起那些乡俗里的门道——新庄乡的南乡秧歌队,向来只在乡界边打转,从不上县城凑热闹。这是老辈传下的规矩,祖辈们守着

这份约定,不愿打破南乡秧歌独有的清静与本分,便有了“南乡秧歌不上城”的说法。那时的我听不懂什么乡俗传承的深意,只眼巴巴盼着太平鼓敲响;如今带着我的孩子返乡,他竟也像当年的我一样,盯着鼓手们翻飞的红绸目不转睛,一问才知,这热闹里的劲道与欢喜,原是融在血脉里的偏爱。

张家庄村秧歌里的太平鼓队一登场,周遭的喧闹便都成了陪衬。鼓手们清一色裹着白羊肚手巾,身着青布对襟袄,腰间系着红绸带,鼓声未起,精气神先立住了。鼓身足有筛子大,红漆描金绘着“五谷丰登”,鼓槌落下的瞬间,“咚——咚——咚”的声响从鼓面炸开,沉闷雄浑地震得脚下黄土发颤。起势时鼓声徐徐如春雷隐现,舞到酣处,鼓手们翻身跳跃,鼓槌翻飞如流星,红绸甩出火红弧线,鼓声急促如千军奔腾。围观的人挤得里三层外三层,老人们扶着拐杖跺脚,半大的小子们追着队伍跑,喝彩声混着鼓声烘得正月滚烫。父亲

当年牵着我的手往人堆里钻,粗糙的手掌擦着一整个正月的欢喜;如今我牵着孩子的小手,看他踮着脚尖瞪大眼睛,一动不能看足一个小时,嘴角挂着与我儿时如出一辙的笑意。

后来年岁渐长,我带着孩子在新庄乡的田间地头,见到了南乡秧歌的独特模样。没有城关镇的盛大排场,只有黄土坡的开阔辽远,和庄稼人骨子里的质朴热烈。后生们的头巾是自家织的粗布,霸王鞭的红绸褪了色,鼓手棉袄上沾着泥土,却伴着唢呐调子,踩着田埂残雪起舞。鼓声没有太平鼓的雄浑,却带着泥土的温润,一声一声呼唤着麦苗抽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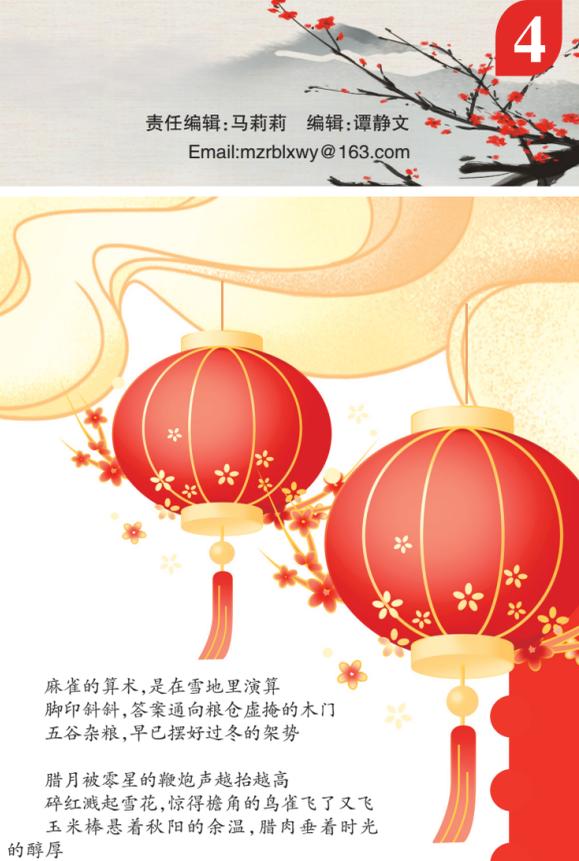
杂角里的妖婆是村里后生扮的,抹着红胭脂扭着腰,打趣王大爷“婆子做的炸果藏哪了”,逗得乡亲们大笑。孩子追着扮妖婆的后生跑,笑声与鼓点缠在一起,我忽然懂得,这便是祖辈的传承——不用刻意说教,只需一场秧歌,一份热闹,便把乡情与乡俗,从父亲的童年传到我的童年,再传到我的孩子的眼眸里。

和政秧歌早已不是简单的热闹,而是沉淀数百年的民俗瑰宝。始于明代的秧歌,藏着汉族移民的早船、山西商贾的跑驴,更融着羌藏文化的余韵。城关镇的秧歌讲究排场,“闹十三”的鼓声传十里;新庄乡的秧歌守着本分,在田间地头扎根。年少时看的是新奇,如今看的是温情,看孩子追着鼓点笑,便知这份传承从未断裂。

如今无论身在何处,每逢正月,总会想起故乡的秧歌。想起张家庄村秧歌队中红绸翻飞间的黄土尘沙,想起新庄乡秧歌队田埂上的温润鼓点,想起父亲指间的烟圈与柏香,更想起孩子盯着秧歌时专注的模样。

那鼓点,是故乡的心跳,是刻在年轮里的印记,更是祖孙三代一脉相承的牵挂。

无论走多远,只要听见那熟悉的声音,便知道,家的方向,就在鼓声传来的地方,而这份藏在鼓点里的传承,也会伴着岁月,一直暖下去。



◇常瑞林

麻雀的算术,是在雪地里演算  
脚印斜斜,答案通向粮仓虚掩的木门  
五谷杂粮,早已摆好过冬的架势

腊月被零星的鞭炮声越抬越高  
碎红溅起雪花,惊得檐角的鸟雀飞了又飞  
玉米棒悬着秋阳的余温,腊肉垂着时光的醇厚  
与冰凌并肩,替满屋烟火站成沉默的岗哨

雪花漫过村庄,落在孩子们的指间  
数着日子,把期待渗进掌心  
年集的喧闹,秤盘叮当撞着寒潮  
吆喝声漫过街道,却敲不响远山的寂寥  
在挑挑拣拣的人群中  
总有身影在频频回望  
年画里的甜,正从娃娃嘴角  
漫过崭新的窗花,漫过窗棂上未融的霜梢

◇阿 麦

回家的人裁剪着月光,把归途越擦越亮  
将一路风霜,塞进磨旧的行囊  
脚步轻了又轻,怕惊动  
门楣下那团微颤的亮光

窗内,小手把炊烟越挑越长  
扳成丈量脚步的刻度,扳成年味的绵长  
灶台边的香气漫过门槛,落在村口老槐树的枝丫  
等那熟悉的声音,把门扉轻轻叩响

◇阿 麦

一 日

阳光用小舌头舔舐桌布的碎花,直到星星在大河中游泳

我们把北方的寒暑关入笼子

这样的一天  
足够让人开心

炉火渐弱……  
临回时  
幸福送我两个橙子  
我只带走了一个  
另一个“太阳”

我让它  
自己回家

◇芳 心

### 年末大扫除

年末剩下不多的几天  
天天都在忙碌  
每一房间彻底扫一遍  
每一寸盛满灰尘的角落  
亲手擦一次才释然  
有时,不一定有污渍需

要清理  
但,这是告别过去每一天的最好方式  
多好的日子都要擦掉痛苦和失落也是  
于是,灰头土脸  
迎接崭新的明天

◇蕴静的回声

### 许你,春暖花开

她在冻土中沉睡  
聆听着冬雪的叹息  
把梦想藏在根系  
只待第一缕春风吹过  
便顶破黑暗,探头呼吸

她在暖阳下绽放  
裙裾舒展  
肆意张扬  
不羡慕牡丹的雍容  
只做自己,热烈而芬芳  
把香气当作翅膀  
去丈量远方的苍茫

她在晨露中梳妆  
捧着晶莹的露滴

映照出朝霞的脸庞  
黄昏的余晖洒满山岗  
她轻轻摇曳  
送别最后一抹夕阳

她在秋风中退场  
并非生命的消亡  
而是短暂的流浪  
她把种子交给大地  
收藏  
许下一个滚烫的愿望  
待到明年春暖花开放  
定以更惊艳的模样  
归来,盛放

重温古诗词

### 元日述怀

唐·卢照邻

筮仕无中秩,归耕有外臣。  
人歌小岁酒,花舞大唐春。  
草色迷三径,风光动四邻。  
愿得长如此,年年物候新。

◇王新有

### 迎接春天

穿越岁月的风寒  
经受刺骨的考验  
我和年轮相伴  
走过二十四节气的大寒  
迎接春天

牵来十二属相里的马  
高举丙午的长鞭  
365米的跑道上  
启程 快马加鞭  
迎接春天

用昨日的残雪擦拭旧尘  
用今天的春风抽出新绿  
阳光灿烂绽放 苍穹蔚为壮观  
红对联 红灯笼 红火的中国年  
迎接春天

用山河滋养的草木  
用岁月流淌的时间  
用生命跳动的脉搏  
用大自然葱茏的面容  
迎接春天

◇海 木

### 我也曾在诗里写下希望

暖阳和风,是冬日里的魂  
托举着所有的生命  
在每一个有风的时节  
我都能看见,梧桐树欢快的舞步

人们都忙着生活  
而撑起心灵的,是坚强  
我也曾在诗里写下希望  
暗夜后,黎明总不约而至

◇陈进坚

### 欢天喜地过大年

伴着喜庆的气息,在这农家小院迅速蔓延开来。父亲带着小孙子们粘年画,贴春联。我和弟弟忙着挂灯笼、装彩灯。母亲带着俩儿媳包饺子。目睹二老久违的笑颜,我暗自欢喜,这便是家的味道,父母健在的孩子着实幸福!我也愈发坚信那句话:“家有二老如有二宝。”

在我的家乡甘肃积石山,除夕夜有吃福饺的习俗,即在一个饺子里包入一枚硬币,谁吃到了,就寓意谁来年好运不断,福气满满。为了让三个小孙子高兴,母亲特意将三枚硬币分别包进三个饺子,还在饺子皮边缘捏了个小褶做记号。三个孩子如愿吃到了福饺,高兴得合不拢嘴,母亲也不停地夸赞小孩子们福气厚重,来年必能交好运。

傍晚时分,在彩灯和大红灯笼的装点下,庭院流光溢彩,灵动醉人。爆竹声此起彼伏,热闹非凡的守岁就此开启。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坐在热乎乎的土炕上,守着炉火,观看春晚,任由《春节序曲》一遍又一遍在耳畔回响。亲朋好友的节日祝福透过微信传来,浸润心田,一股暖流涌遍全身。一炕臭的美味佳肴,刺激着我那干瘪的味蕾,腾腾热气裹挟着浓郁香气,似一双温柔的手,轻轻撩拨着我的味觉。

守岁开始,父亲总要先说上几句祝福的话,权当新春致辞。接着,一双

筷子在炕桌上轻盈地舞动起来,碗碟偶尔发出细微的叮当声,仿佛在示意我们,它们也在守岁。母亲给我们讲述起她小时候过年的往事,满是辛酸和无奈。父亲则细数着时代的变迁、生活的更迭,也畅谈着岁岁春节的流转与新篇章。春节一年比一年热闹,餐桌上一年比一年丰盛,春晚一年比一年精彩。一家人看着春晚,享用着美食,酌酒品茗,谈论着往昔的酸甜苦辣,憧憬着未来的昌盛繁荣,谈笑风生,划拳声填满了这个温馨的农家小院。其间,孩子们向二老敬酒,父亲笑容满面,送上新年祝福,一边喝着酒,一边亲吻着孩子们的额头。零点整,电视上新年的钟声准时敲响,父亲点燃香烛,打开院门,三个小孩跑到院子里燃放烟花,五彩烟花腾空而起,照亮夜空,绚烂夺目,庭院里满是欢腾与祥和。之后,我们依次给二老磕头拜年,祝愿他们福寿安康,父母说了许多祝福的话语。小孩子们给我们磕头拜年,我们给孩子们一些压岁钱,仪式感满满,幸福爆棚。一家人坐在一起畅所欲言,无拘无束。不知不觉,天已破晓,热闹的大年初一到来了。

时光匆匆,岁月悠悠,父母已染上风霜,在流年里细数岁月。愿我们每年都能回家过年,找回那份深厚的亲情,过一个欢天喜地的大年!

◇李菊芳

### 过年扫房

过完小年后,家家户户开始打扫卫生。院里院外,屋顶墙面角落都要洒扫清洁,门窗玻璃擦拭干净,不留死角,俗称“扫房”。还要把里里外外的东西搬出来晾晒整理,用崭新的面貌迎接新年的到来。

记忆里,这不是寻常的打扫庭院,而是一场郑重其事的除旧布新,是刻在岁月里的年俗,更是藏在烟火中的期盼。

小时候盼着扫房,又最怕扫房。盼的是扫完房,年味就浓了,很快可以穿新衣、吃美食,期盼了一年的年夜饭近在眼前了;怕的是,这是一场累人的“大工程”,院里院外,上到房梁屋角,下到墙角缝隙,里里外外都要翻个遍,容不得半点马虎。母亲总说,扫房把藏在角落里的灰尘、蛛网、鸟粪,还有那看不见的旧岁霉味,都要一并扫出去,打扫得越彻底越干净,来年方能一切清清爽爽,诸事顺顺当当。上了年纪的老人特别重视这一天。

这天,天刚蒙蒙亮,全家的大扫除便开始了。父亲搬来长棍,靠在屋檐下,母亲找来长棍,顶端绑上崭新的笤帚,再裹上旧布条,做成专用的扫房笤帚。我和弟弟则负责搬东西,屋里的桌椅、炕柜、箱子、被褥、杂物,一样样搬到院子里,平日里堆在角落的旧物,闲置

的家什,也全都翻出来晾晒。冬日的暖阳照在院子里,木桌椅、棉被衣裳摊在阳光下,风一吹,带着阳光的暖意,旧物上的灰尘被风吹散,仿佛连时光都被晒得松软起来。

父亲爬上梯子,从房梁开始扫。陈年的蛛网,积久的灰尘簌簌落下,母亲拿着扫帚,跟着清扫地面,墙角、门后、窗棂缝隙,一点点清理。连灶台背后、案板下面、柜子后面这些平日里够不着的死角,都要蹲下身一遍又一遍地细细擦拭。唯恐留下旧日的灰尘。几个姐姐打毡的、扫被褥的、烧水的、洗衣服的各自忙碌着,忙得井然有序,忙得热闹。我和弟弟搬完东西,也拿着小抹布,爬上爬下地擦窗户、擦桌椅。灰尘沾在脸上、手上,弄得灰头土脸,却觉得格外开心,院里院外流淌着欢乐的笑声,洋溢着其乐融融的景象。

扫房是很累人的活。一番忙碌下来,往往要一整天。从清晨到天黑,院子里,屋子里,从杂乱不堪到窗明几净,每一个角落都透着清爽。灰尘扫尽,家中物件各就其位,门窗擦得透亮,阳光照进来,屋里亮堂堂的,连空气都变得清新。地上的水渍干透,桌椅摆放整齐,被褥晒得蓬松温暖,整个家仿佛脱胎换骨,褪去了旧岁的疲惫,焕上了新

年的模样。

扫房,扫的是尘,更是心。那些积攒了一年的烦恼、琐碎、不如意、不顺心,随着灰尘被扫出门外,留下的是对新年的期许,对团圆的盼望,对日子越过越好的期盼。除旧迎新,从来不只是打扫房屋,更是清理人们的心境,放下过往的遗憾与纷扰,以崭新的姿态,迎接新一年的春暖花开。

暮色降临,扫房结束,母亲开始烧水做饭,炊烟袅袅升起,饭菜香飘满小院。干净整洁的家,亮堂堂的院落,摆置得井井有条的家具物件,院子里绳子上挂着像彩旗一样随风飘舞的一家人的衣服,衣服上的水滴滴下来形成了冰溜子,弟弟玩得玩得开心,我心里充满了踏实与欢喜。

岁月流转,年复一年。如今我住在城市的楼房里,年底擦窗打扫卫生都是叫家政。每当到了这个时节,依旧会想起儿时扫房的热闹场景,想起母亲的叮嘱,想起一家人忙碌又温馨的身影。扫房,早已不是简单的打扫卫生,而是刻在骨子年的年味儿,是遵从代代相传的习俗,是传承传统文化。

在除旧迎新的日子里,迎的是新年,守的是团圆,念的是岁岁平安,年年有余。

